

## 节后再出发:农民工就业调查

北京:

# 技术、地点、渠道,样样都是求职拦路虎

劳务市场:农民工要明确自身定位,实现精准求职

本报记者 罗筱晓

不出十五就是年,这在农村是一句俗话。但随着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未过正月十五就离开了家乡,希望在新一年的求职潮中占得先机。

春节假期结束后,《工人日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几大劳务市场。在这些地方,有首次进京碰运气的“新人”,也有因为原先工作的工厂外迁在年前“裸辞”的“老兵”,还有为照顾家人在北京上海间来回折腾的“候鸟”。对他们来说,技术、工作地点、求职渠道,都是在新年后找工作过程中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初到:  
“没个技术真不好混”

2月16日,大年初九下午,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虎坊桥人才市场见到了杨振(应采访对象要求化名)。他前一天晚上刚从辽宁老家到北京。舍不得花钱住旅店,在火车站将就一晚,初九一早,他就出发去了中关村附近的一个人才市场。虎坊桥,是他这一天的第四站。

这是杨振第一次尝试到北京找工作。“之前7年,我都在南京打工。”他一边看着告示栏里的招聘信息,一边说。在南京,做过流水线操作员、仓库装卸工……“都是些没有技术

广州:

# 招工需求呈下降 技术工人仍紧缺

——探访广州人才招聘会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实习生 何倚华

元宵节已过,春节假期逐渐结束。像往年一样,许多人陆续赶回工作的地方,许多人



一位求职者下火车后带着行李前往人才市场参加面试。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四川:

# 部分农民工择业短视:重“薪情”轻提升

业内人士指出,打工思维阻碍农民工职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娜

行业、工种可迁就,技能提升、在岗培训没要求……2月18日、19日两天,全国工会就业创业援助月活动分别在四川泸州、内江启动,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0个省市的近400家企业和就业服务机构走进蜀地纳土,两场声势浩大的人才招聘会深受当地求职者欢迎。

然而《工人日报》记者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春节过后,不少进城务工人员虽急于寻找新的就业岗位,但思路普遍停留在以临时就业为主的“打工者”阶段,缺乏更为全面的择业意识和长远的职业规划,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的打工思维致使农民工难以实现职业化发展,亟须科学的就业指导。

纠结:  
不愿意离家,不甘心回家

“没想好具体要做什么工作,但最好包吃住,薪酬是第一标准。”2月18日的泸州招

含量的活儿。”他自己总结道。

技术,是杨振反复提起的词。因为有高中学历,几年前,他还能在车间里受到一些领导的重视,但现在,“没个技术真不好混。”

由于辽宁在全省开展了普惠制就业培训,春节回家后,家人都劝杨振先学一门技术再外出务工。但左思右想,他还是买了南下的车票,“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再挣一年。”

习惯了南方的精巧,杨振一直感叹“北京太大”。他告诉记者,从去年起,南京的工作越来越难找,再加上北京离家近,就决定来碰碰运气。

下午的虎坊桥人才市场十分冷清。杨振和几个前来看工作的人员一起浏览了一些招聘简章,发现薪资稍高的厨工、司机等岗位都有技术门槛,而装卸工、硫化工的工资又难以接受,杨振看起来有点失望,这意味着今晚他又要住在车站过夜。

缺乏技术让农民工找不到工作,也让用人单位招不到人。就在16日上午,一家消防安全设备公司的招聘代表刚来过。结果,问了不下30人,公司需要的4名维修工1个都没招到,“来应聘的都没有电工上岗证。”招聘代表无奈地说。

归来:  
工厂南迁,为留京“裸辞”

相比于杨振的初来乍到,已经在北京工作5年的刘杰对找工作算得上“轻车熟路”。2

月17日一早,刚下火车的刘杰提着行李就到了虎坊桥人才市场。一个双肩包,一个行李箱,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包,刘杰出门前就盘算好了:找到工作就“拎包上岗”,找不到,下午原样回保定的家,第二天再来。

春节前,31岁的刘杰在北京通州区一家化工厂做仓库管理员。两年时间,收货、发货、盘点等工作他都非常熟练了。每个月4000多元的收入,还包吃包住,他说自己对这个工作很满意。

但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刘杰所在的化工厂年后会南迁到广州,这让他在去年年底就做好了春节前离职的决定:“工作到处都有,但家只有一个呀。”

挤在找工作的人群中,刘杰告诉记者,工作地点是他最看重的。北京离家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只要轮到休假,他都可以回家看望年幼的孩子和父母。

由于对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得心应手,刘杰还是把就业目标锁定在了这一领域。但连去了两天虎坊桥市场,他发现这样的岗位并不太多,“听之前的同事说,很多在北京的工厂都要向外搬迁,所以没什么招聘需求。”

2月20日上午,记者在北京市雍和宫人才市场再次见到了刘杰,“今天主要招聘销售”,依然没有收获的他准备乘车回家。他告诉记者,虽然暂时还没有着落,但他觉得按自己的经验,总会找到工作,“实在不行,4000元以下的工资也可以接受,只要在北京。”

年都提升了20%以上。

“一般来说,年后招聘相对比较难。”南方人才市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求职的人数有所增加,企业可选择的机会较多。

据媒体对广州今年春运期间异地务工人员返乡返岗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异地务工人员春节期间返乡率提升、返乡人数上升,增加28.24万人,返岗率基本持平;预测节后广州全市企业需补员18.91万人。而企业用工规模、招工规模、外出招工需求则呈现“三降”。

技术型人才欠缺

广东近两年的机械化水平日益提高,东莞的“机器换人”项目更是成为去年一度热议的话题。许多企业纷纷引进机械,导致一些传统的人工岗位供应并不多。

东莞科睿电器有限公司从去年开始引

“候鸟”:  
上海的求职办法在北京不管用

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在劳务市场,还是在电话里,很多人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都一样:你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吗?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找工作,是许多农民工共同的困惑。

37岁的付师傅是上海人,因为父亲长期独自在北京生活,近几年他过起了频繁往来京沪的生活,两年前他还在北京做了大半年的送花员。今年春节前,为了照顾父亲,他辞去上海的工作再次来到北京,希望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他很快发现,曾经的求职办法在北京并不管用。据付师傅介绍,在上海,通过人社局下属的公共招聘网,可以轻松筛选到符合自己预期的职位,实现有目标地求职。“但北京相关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就非常少。”

付师傅希望通过网站求职,但杨振却对网络招聘存有疑虑。据他回忆,在南京时,有好几次他通过求职网站找到的工作,工作内容都与招聘简章不符,甚至会出现拖欠工资的问题。“而且现在网上中介特别多,本就不多的工资还要扣掉一部分中介费,实在不划算。”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发现,大部分农民工选择某个劳务市场的原因多是“朋友介绍的”或“网上搜索到的”,但对于该劳务市场的招聘特点和每日招聘的岗位却无从了解,白跑是常有的事情。

技术、地点、渠道,面对农民工在开年求职中遇到的问题,北京市雍和宫人才市场一位负责人建议,求职者首先应对自身有明确的定位,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陷,最好可以有针对性地掌握一门技术;此外,要通过线上线



2月17日上午,北京西城区虎坊桥劳务市场,求职人员在浏览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作的广大农民工提供超过1400门免费课程,在提高工人技能的同时也着力提升工人综合素质。

求职者更加关注薪酬福利

求职人数有所增加,岗位竞争压力也随之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求职者对薪酬福利要求的降低。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在应聘中除了看重薪资水平,对住宿的关注也有所提高。

湖南中棚村的张阿妹今年35岁,年前辞掉了在广州的工作,想到广东中山或者东莞发展。“广州房租太贵了,工资虽然比较高,但算下来都是一样的,还不如去工资低一点的地方。”张阿妹说,中山有家工厂包住宿,工资比年前的要低800元,有签约的打算。

2月22日记者在南方人才市场遇到的陈师傅也有同样的顾虑。老家在江西的陈师傅是一名建筑工人,来广州找工作是看中了广州蓬勃发展的房地产行业。陈师傅希望找到一份提供住宿的工作,“广州机会多啊,想在这边发展,但是要找包住宿的。”陈师傅表示,除了住宿,自己还会关注企业的规模和信誉度,“我们这一行,拖欠工资很严重的,要仔细看。”

有专家认为,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的招工优势已越来越不明显,许多农民工不再像以前一样,有工作就去,现在会更多考虑住房、子女入学、生活成本等问题。

下多种渠道,了解北京各大劳务市场的招工特点,这样才能实现精确投放,提高求职的成功率。“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务工人员也可以多留意家乡的就业机会。”这位负责人最后说道。



2月17日上午,北京西城区虎坊桥劳务市场,求职人员在浏览招聘信息。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 告别在大城市“讨生活”

回家就业成农民工求职另一种选择

本报讯(记者罗筱晓)春节后是找工作的高峰时段,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年刚过就千里迢迢赶来北京寻找机会,也有人选择离开北京工作。随着各劳务输出大省经济的发展,在大城市“讨生活”,已不再是农民工唯一的出路。回家乡工作,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春节假期刚刚结束,记者联系董存润时,他已经回到甘肃武威的老家近1个月了。“我奶奶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我得在家照顾她。”

2013年,20岁的董存润来到北京。中专毕业的他,为了给自己“增值”,特意去清大东方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考取了消防中控上岗证。有了这门技术,他顺利地应聘到一家物业公司做消防中控员。

干了两年后因为对中控室枯燥的工作感到倦怠,2015年初,董存润转行做了保安。因为年轻有活力,他的这份工作也干得不错。奶奶突然病重的消息是在今年1月初传来的,第二天董存润就辞职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对于春节之后所要找的工作,董存润唯一的要求就是离家近,因为今年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奶奶,“最远到西安,能在兰州工作最好”。对于工作的内容和工资,他都认为好商量;“现在这两个省会城市的工作机会也很多,待遇只要够养活我就行。”

同样是回家乡,对25岁的西安人王斌奎来说,在北京的经历却没有董存润顺利。

2014年,王斌奎来到北京,先后在一家装修公司和一家互联网洗车公司工作。结果,前者提供的工资除去房租,几乎难以维持在北京的生活;后者去年11月倒闭,还欠了他一万多元的工资。

感受到“大城市的残酷”,王斌奎选择在去年底回到了农村老家:“在北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真的太难了。”回家没多久,他从朋友那儿听说陕北苹果滞销,于是收购了5000斤运回西安销售,获得了5000元的利润。“虽然只是临时生意,但这在北京我就做不到。”王斌奎笑言。

2月15日,王斌奎从老家农村到了西安市区。他打算与在西安的朋友一起尝试创业。“我想借助互联网做半成品食物的外卖。”尽管只是初步的打算,但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王斌奎已经恢复了以往的自信:“今年的状况一定会好过去年。”

有务工者离开的不止是北京。作为东部劳务输入大省,浙江省2月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省求职人员中,外埠人员所占比重较2014年也下降了2.51%。“离家太远”,“两地工资水平相差不大”,“当地企业越来越多”,“家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让许多年轻打工者愿意回到家乡工作。“毕竟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明智的”,王斌奎说。